晚明旅遊書籍中的西湖形象與旅遊文化

杭州自吳越建都以來，便是重要的歷史名城，與之相倚的西湖更早已成為文人墨客與尋常旅者流連忘返、歌頌吟詠之名勝。由於西湖與杭州城相繫，使得它既有自然風光之勝景，又具備城市生活之便利性；歷經吳越與南宋建都、明清商業繁華，亦有諸多建設如白堤、蘇堤踵事增華，更創造出眾多人文活動、流風韻事，積累出豐厚的歷史記憶。縱使環繞西湖而建的歷代建設有所傾頹更易，西湖自身的秀麗之姿風華依舊，足以令人緬懷再三。歷代人物的活動及感懷復成為後人記憶的部分，歷史記憶遂得以不斷地豐潤與擴延，使得西湖成為兼具人文史蹟與自然名勝意義的獨特地點。

吟詠西湖的詩文、或於筆記和志書中記錄西湖史事，出現雖早，在明代中後期卻是大幅成長，甚至出現了由田汝成(1503- ?)所編撰的專志《西湖遊覽志》(初刻於嘉靖二十六年、1547 年)。「遊覽」二字尤其提醒我們它和明代勃興的旅遊風氣之間的關係。在明代中期已見端倪、晚明蓬勃發展、清代持續但有所轉變的旅遊文化，是近年來頗受歷史學者所關注的議題，巫仁恕即以系列文章來分析此一現象的興起與變化。從明中期到晚明，不但遊記文字大量地增加，也有對於旅遊活動是否具有正當性的論述，這是從士大夫到平民大眾都可參與並熱衷的全民運動，因而也刺激了與旅遊相關的商業性書籍的出版，包括遊記彙編、地志專書、旅遊圖冊、路程書等。

西湖既是古已有之的重要名勝，當然不會在這些書中缺席。《西湖遊覽志》在山水志中出現甚早，在名勝介紹之後附以相關事跡，故其性質被認為是介於地志和雜史之間。田汝成同時又編撰了以軼聞為主的《西湖遊覽志餘》以為續篇。這兩本書的影響甚大，很可能亦深受市場歡迎，所以從萬曆時期開始到清代，就不斷地被重新整理與翻刻出版，且時有擴充，繼起者甚至更推而廣之，將西湖與天下名山並列合而志之。到清代所作的西湖或杭州地方志，都還大量參考田汝成的二書。這一系列的書籍目前似乎未見有人仔細討論與研究，但從不同時期對材料的增補與取捨，應可看出西湖地景的變遷、以及時人對於西湖印象與觀點之變化。

更重要的是，這些志書或雜史選集中多附有插圖。當時較重要的幾本天下名山圖志如《海內奇觀》、《三才圖會》(1609 刊)、《天下名山勝概記》(1630 刊本)，也都收有西湖的圖像。尤其是《海內奇觀》，卷三固全以西湖為主，卷四的吳山與錢塘部分也與西湖或杭州緊鄰，錢塘十景即包括西湖部分景點在內，所以西湖勝景在全書所占的比例甚高。它顯然也成為後來者在圖繪西湖時，最常引用的重要圖像庫。在晚明與清初曾不只一次刊印的精緻的彩色套印版畫書籍《湖山勝槩》，似乎便承其體制，廣收西湖與吳山之勝景，但圖像已有不同。

此時的西湖不但是著名的旅遊景點，引無數文人在觴詠登臨之餘為之賦寫遊記，更是激發戲曲、小說等創作的靈感泉源。戲曲中固有以西湖為題者，晚明清初是白話小說創作的高峰，其中有許多即以西湖地景和歷史軼聞為題材，現存者如《西湖二集》(約刊刻於崇禎年間)、《西湖佳話》(清康熙年間刊行)明顯以西湖為題，目前已知至少有百餘卷短篇白話小說，另還有不少長篇小說，可見數量甚多，因此甚至有「西湖小說」的文類之名。這些小說的故事原型往往也可以在如《西湖遊覽志》和《西湖遊覽志餘》這樣的雜史志書中見到，雖然未必是直接來源，但可能出自同源，又共同構成新的故事資料庫。這些書中有不少也附加插圖，部分也與前述旅遊書籍中的插圖有相通之處，或許也可視為其迴響或延伸。

綜上所述，本研究將以晚明圖像與文本中所呈現的西湖形象為範圍，主要將探索旅遊書籍中的西湖主題之插繪，希望能補充目前對於西湖圖像發展較缺乏的、晚明時期非宮廷系統之理解。就目前所見，這些圖像的出現無疑與當時的旅遊文化密切相關。旅遊風潮當然促使旅遊書籍出版的興起，但旅遊書籍同時也有助於吸引或輔助遊客到一地旅遊，甚至也可能形塑或反映遊客對某地的經驗或認知，可以再深入探索。

選擇以西湖圖像為題，主要是因為它在明清新興的地志中是最為突出的地區。西湖的版畫圖像最早可溯及南宋的《咸淳臨安志》(1265-74)，但在明代之後數量與範圍大增，它不但最早有專志之刊行，圖像出現所跨的文類也特別廣泛，從傳統方志(杭州)、名山圖冊、專題地志(西湖與周遭名山)、小說、戲曲、到雜文集等，圖像的表現十分豐富。西湖是以怎樣的架構和具體形象而被呈現出來？在不同時期的發展、或不同類型的文本型態裡是否有所不同？出版和參與插繪與編輯者多是怎樣的身份？從當時整體的城市或名勝圖像來看，金陵與蘇州地區也有不少圖像流傳下來，尤其在現存繪畫中仍有較多資料；金陵的《金陵圖詠》當然也是重要的專志文本及圖像，但兩者在版畫方面相對仍不如西湖與杭州之資料豐富而多元。這是否可能反映出城市與特定圖像媒材或題材的關連？過去在明代版畫史上較少被突出的杭州，在晚明版畫發展上扮演的角色為何？都是本研究希望討論的問題。